

一次相逢 重塑半生认知

◎ 张又亮

前不久，经学长引荐，有幸结识德艺双馨的老一辈艺术家、煤矿文工团歌唱家邓玉华老师。

坦白讲，初见之前，我对老师并不熟悉，对煤炭行业更是一无所知。此番会面，感念学长盛情邀约，珍视这次难得的相聚，欣然赴约。

可这场短短的相聚，让我完成了一次内心深处的精神洗礼。

多年来，我深耕红色文化传播领域，曾主导“两弹一星”精神宣讲、主办《周恩来与两弹一星》主题展览，家族长辈亦与周恩来总理有深厚的工作渊源。长久以来，在同辈青年当中，我自认对那段峥嵘岁月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。

但长久身处和平盛世，隔着史书、史料，我对那个年代、对老一辈革命家，虽始终心怀崇敬，却又隔着时空的距离。我读懂了历史的宏大、伟业的辉煌，却未曾读懂历史背后，这份心怀苍生、饱含温情的人。

直到那日，静静聆听邓玉华老师深情的讲述。作为常年深入矿山一线、走近百万矿工的文艺工作者，邓玉华老师亲眼见证、亲耳听闻不少老一辈革命家心系煤矿工人、牵挂劳动群众的往事。

老一辈革命者、建设者以血肉之躯扛住万般艰难，以隐忍换安宁、以奉献换发展、以牺牲换自强。周恩来总理一生无我、心怀天下，于变局中守大局、于困境中谋长

远，始终叮嘱文艺工作者、青年建设者既要扎根民族根本、坚守家国底色，也要博采众长、兼容中西，以开放心态学习先进、以包容格局拥抱世界。当年他26次亲临《东方红》剧组指导，对邓玉华等青年艺术家悉心栽培，传递的正是自立而不封闭、自强而不排他、自信而能共生的民族大智慧。邓玉华老师传唱一生的《情深谊长》，跨越时代、穿透岁月，诉说的不仅是军民同心的家国深情，更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天下大同、美美与共的文明理想。

而最让我动容的，是藏在细节里的滚烫温情。据邓玉华老师回忆，她演出归来汇报矿区实情，谈起矿井井下劳作艰苦，矿井深处阴冷潮湿，物资供给紧张，工人缺少御寒的物资保障。周总理听闻，神色凝重，立即安排并郑重说道：“我们可以克服自身困难，但一定要保障煤矿工人的御寒所需。”

他记挂着每一位劳动者的冷暖，过问矿区伙食、牵挂矿工的热水澡、熟知每座矿区的产量、煤种、用途与去向。他从未遗忘百米井下、默默托举家国的基层劳动者。这一刻，我终于跳出书本的宏大叙事，从一个普通人、一种贴近劳动者的朴素视角，读懂了那个时代。

在那个物资匮乏、百废待兴的艰难年代，国家建设步履维艰、列强环伺。在没有石油普及、工业一穷二白的建国初期，煤炭就是整个国家的工业命脉、民生底气。

支撑起新中国工业站稳脚跟、艰难崛起的，是千千万

万普通的煤矿工人。他们深入地下幽暗潮湿的矿井，与无光、闷热、缺氧、危险相伴。一人高的煤层，站着挖、累了蹲着挖、极度疲惫便跪着挖。没有先进设备、没有充分保障、没有优渥待遇，他们凭着钢铁意志，耗尽气力、咬牙苦撑，那是超乎常人的无私付出。他们用青春、汗水、健康甚至生命，一镐一锹，挖出国计民生的底气，撑起了新中国最初的工业根基，守住了民族发展的希望。

我们这代人生长在和平富足、科技繁荣的时代，没有经历过山河破碎、积贫积弱，没有体会过列强欺凌、无依无靠的绝望。

我们看到的，是书记记录的伟业功勋；而老一辈亲历的，是伟人与人民同甘共苦、以命拓路、以心度民的滚烫岁月。

新中国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，以超凡的格局、定力与担当，拯救国家、力挽狂澜；是千千万万的劳动者，以巨大的牺牲与奉献，支撑国家建设；是一代人强忍苦难、勇担重任，凭不屈意志，让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彻底站起来，彻底摆脱被列强欺凌、奴役、打压的命运，换来几十年山河安稳、和平发展的盛世基业。

从前我读懂了伟业的宏大，今日我读懂了人心的滚烫。时代轮转，薪火相传。先辈以血肉之躯筑牢家国底气，换来我们今日探索未来的底气。

如今深耕AI前沿领域，立足算力、具身智能、AI医疗、AI金融等赛道，我愈发笃定：所有前沿创新、星辰大海的探索，根基都是先辈打下的山河安稳、民族底气。

今日之我辈，不负先辈、不负时代。

承“两弹一星”之风骨，续家国赤诚之初心，以科技为刃，推动文明进阶、奔赴更远的星辰大海。

山河不负先辈志，盛世自有后来人。回望新中国风雨兼程的奋进征程，革命先辈以巨大牺牲、坚韧抗争、无私奉献，在封锁打压、百废待兴的绝境中让新中国站起来、富起来、强起来。

今日之中国，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，巍然挺立；今日之时代，迎来人工智能重塑人类文明的新纪元。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、向上向善理念，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、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，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。

人工智能不应成为少数国家独享的红利，而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，要鼓励包容并蓄、促进文明互鉴，带动全球各国、各民族共享科技发展成果。人类文明的未来，从来不是单一文明的独舞，而是多元文明的合奏。让东方智慧与西方科技交融，让传统文明与未来科技共生，让世界各类文明形态，都能参与、共享、共建人类智能文明新未来。

书法之美

◎ 贾彦勇

书法是中国人特有的线条艺术。一支笔，一张纸，墨落纸上，便有了轻重缓急、浓淡枯润，便有了山河的雄奇、流泉的飞扬、枯藤的沧桑、新芽的茁壮。梁启超先生曾说，中国写字的工具特别，便成就了特别的艺术，中国书法的美是线的美、力的美、光的美和表现个性的美。那么，书法之美究竟从何而来？

其实古人对此早有洞见。蔡邕说：“夫书肇于自然，自然既立，阴阳生焉。”李阳冰则说得更为具体：“于天地山川得方圆流峙之形，于日月星辰得经纬昭回之度，于云霞草木得孳布滋蔓之容。”在他们看来，大自然是书法形神动态之美的源泉。圆笔的婉婉、方笔的雄强、藏锋的含蓄、露锋的霸气，无一不是对大自然千姿百态的模仿与提炼。

然而，书法之美又不止于自然。钟繇云：“笔迹者界也，流美者人也。”孙过庭亦云：“达其性情，形其哀乐。”刘熙载更是直言：“书者如也，如其学，如其才，如其志，总之曰如其人而已。”书者的情感与学养，同样是书法美的源泉。书法是书者内心轨迹和情感的物化，是人心营构之象。周星莲将二者相融：“写，置也，输也。置者，置物之形；输者，输我之心。”诚哉斯言，一幅好的书法，既取法于自然万象，又流露着书写者的胸襟气度。中国书法之美，源于中国汉字之美。汉字因书法而有无限生动的形式之美，书法因汉字而有无比丰富的内涵之美。

书法之美的流变，与汉字形体演变相伴而行。汉字发展历经甲骨文、大篆、小篆、隶书、草书、楷书、行书诸阶段。殷商至秦为古文字时期；甲骨文已具备用笔、结字、章法三要素，金文趋于线条化，草篆向古隶演进，秦统一为小篆。两汉隶书鼎盛，章草通行，楷、行、今草萌芽，汉末字体体系基本完备。魏晋至唐，楷、行、今草成熟，王羲之书法成为后世千年审美标杆。自此，汉字字体定型，书法风格持续演进。

篆、隶、楷、行、草，构成了中国书法的五种字体。五体之中，各有其美。如今，楷书和行书仍在日常应用，而篆书、隶书、草书多作为一种书法艺术存在了。

那么，在今天的时代，什么才是美的书法？

当代书法界关于审美标准的争论从未停歇，大致可分为“尊重古典传统”与“强调个性表达”两大类。大众审美追求清晰、和谐、稳定的视觉美感，专家审美则更注重变化、自然、灵动的艺术表达。这些争论的背后，折射出“客观美”与“主观美”两种美学观念的对立。

当代书法的困境与生机，正蕴藏在信息时代的数字化浪潮之中。一方面，键盘

输入取代了手写，人工智能可以模拟名家笔迹，书法的实用功能被大幅削弱；另一方面，数字技术又为书法打开了前所未有的表达空间。宣纸上的笔触可以被放大千倍呈现于屏幕之上，让观者得以细细品味一笔一画的精妙；书法家可以借助数字工具进行创作构思，临摹经典碑帖的每一个细节；VR、AR技术甚至可以让书写者沉浸于虚拟的“笔墨世界”，感受古人挥毫时的精神气象。

面对这一变局，书法的出路不在于固守陈规，也不在于盲目追逐潮流。信息时代的书法创新，可以从三个维度展开：其一，以数字技术为“器”，利用高精度扫描、动态影像、交互设计等手段，让书法的传播突破时空限制，使经典走向大众；其二，以跨界融合为“径”，在展览、公共艺术、文创设计中寻求书法的当代表达，让古老艺术与现代审美发生化学反应；其三，以人文精神为“体”，越是技术发达的时代，书法越要坚守其作为“人”的印记。那种一笔一画中流露的生命气息、墨色浓淡间传达的情绪起伏，是任何机器生成都无法复制的。

更重要的是，信息时代的海量信息与碎片化阅读，恰恰让书法成为一剂“慢生活”的良药。它要求沉淀、专注与真诚，要求书写者在一笔一画中找到内心的秩序。当全世界都在追逐速度时，书法依然坚持着它的从容。这种“不合时宜”，或许正是它在数字时代最珍贵的价值。技术与传统不是对立的两极，书法之美也从未被媒介所束缚。从刻在龟甲到写在绢帛，从印在纸上到显示于屏幕，变化的是载体，不变的是那一脉相承的、来自书写者心灵深处的律动。

当代书法创作中，“审美雷同”和“人文缺失”是最值得警惕的。如果只重形式技巧而忽视人文修养，便难以达到高远的境界。与此同时，那种脱离汉字结构、纯粹以线条与布白为表现手段的所谓创作，已越出了书法的边界。真正美的书法，应该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融入时代精神，在法度与自由之间找到平衡，既见功夫，又见性情。

书法是舞蹈，是音乐，是心情的节奏，是审美的符号。从甲骨到宣纸，从古人的“取法自然”到今人的“守正创新”，书法之美穿越千年时光，依然生生不息。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密码与审美理想，熔铸着中国人心灵律动的生命哲思与文化意蕴。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那一笔下去不可更改的决断力，笔墨在宣纸上自然生发的生命之趣，始终是书法打动人心的根本所在。

(作者单位：河北龙山发电公司)

海上生明月

◎ 刘欣雨

傍晚的小城，是被一场细雨洗过的。

我踩着湿漉漉的青石板路往海边走，两侧的老屋在暮色里静默地站着，白墙黛瓦上还挂着水珠，一滴一滴，落在墙根的苔藓上，悄无声息。巷子深处飘来桂花混着炊烟的味道，甜丝丝的，又带着一点柴火的焦香。有户人家的院门虚掩着，从门缝里探出一枝石榴，果子已经红透了，裂开一道口子，露出里面晶莹的好实。那一瞬间，我忽然想起母亲常说的一句话：“石榴红了，秋意便浓了。”

穿过最后一条巷子，海豁然出现在眼前。

雨后的海面格外安静，像是刚哭过的孩子，此刻正沉沉睡去。天边的云还没有散尽，一丝一缕地横在那里，被落日最后的余光染成浅浅的玫瑰色，倒映在水面上，又被潮水揉碎了，铺成一地细密的鳞片。沙滩上散落着几只搁浅的小渔船，船身被浪打湿了一半，在暮色里泛着黝黑的光。远处，灯塔已经亮了，一道微弱的光束缓缓扫过海面，像是小镇不曾停歇的心跳。

我沿着海岸线慢慢走着。潮水刚刚开始涨，浪花一遍遍涌上来，在沙滩上画出弯弯曲曲的银线，又倏地退去，留下一层薄薄的水膜，映着天光，恍若一面面打碎的镜子。海鸥早已归巢，只有几只晚飞的，贴着水面掠过，留下一道转瞬即逝的痕迹。

月亮，就是在这时侯升起来的。

起初只是海尽头一抹淡淡的明黄，藏在云层的缝隙间，若隐若现，像是谁在帷幕后面点了一盏小小的灯。然后那光慢慢渗出来，把周围的云都染成了淡淡的金色，像是宣纸上晕开的一滴墨。月亮终于挣脱了云的怀抱，完整地、庄严地升了起来。它那么大，那么近，仿佛只要一直往前走，就能走进那团温柔的光里。月光洒在海面上，铺成一条粼粼的银路，从天的尽头一直延伸到我的脚下。我伸出手，那光便落在掌心，凉凉的，却又带着某种说不清的暖意。

我转过身，朝万家灯火的方向望去。

那一刻，我停住了脚步。

整个小城像是被轻轻撒了一层银粉。屋顶的瓦片泛着幽幽的光，教堂的尖顶在月色里显得格外安静，就连那些白天里不起眼的小巷，此刻都像流淌着月光的河。而那些窗户，那些一扇扇亮着灯的窗户，像是有人把月亮敲成了碎片，分装在每个方格里。有的窗透出暖黄的灯光，有的偏橙，有的微微泛白，远远望去，高低错落，疏疏密密，连缀成一片人间星河。

我慢慢往回走，脚步不由自主地放轻了。

往前走，是一家小小的杂货铺。铺子门口支着一张矮桌，一个女孩正趴在桌上写作业，母亲坐在旁边，就着昏黄的灯光剥柚子。柚子皮一圈一圈垂下来，像是开了一朵淡黄的花。女孩写一会儿，就抬头看看天上的月亮，然后低头继续写。母亲只是把剥好的柚子一瓣一瓣码在盘子里，摆成一个个小小的圆。

我忽然想起，儿时在家的夜晚，母亲也是这样。她会把点心切成四份，爸爸一份，我一份，她一份，余下一份搁在窗沿，留给月光。那时候我不解，问母亲月光如何品尝点心。母亲只是浅浅一笑，说：“它不必品尝，静静望着我们，便觉心安。”如今父母远在千里之外，我独自伫立在这座陌生小镇的街头，看着身旁这位母亲将柚子码成圆圆的一盘，看着孩子伏在桌边书写，恍然懂得，那片月光从未远离任何人，只是换了模样，落在每一个心怀惦念的人的心上。

月亮升到了中天，又圆又亮，像一枚刚刚打磨好的银币。海风从背后吹来，带着淡淡的咸和微微的凉。我抬头看月，月在天上；我低头看海，月在海面上；我转头看小城，月在每一扇亮着的窗里。那一刻，我觉得整个世界都被月光温柔地包裹着，每一个人都被月光温柔地记挂着。

我终于明白，所谓团圆，未必是围坐在一张桌前。而是你知道，在这片月光下，有人在想你，你也在想他们。你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，念的是同一团温暖。无论隔了多少座山，多少条河，多少个沉黯的夜晚，月光所至，便是团圆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，海风灌满了胸腔。远处传来渔船的汽笛声，低沉而悠长，像是在对天上的月亮说：我回来了。

我摸出手机，拨通了家里的电话。

“爸妈，是我。今晚的月亮，真圆啊。”

(作者单位：山东蓬莱公司)

纯粹

◎ 王泽民

没有杂质 尘埃

没有一丝浮华

像春雨洗过的天空 蓝得透明

人间纷扰 与我何干

我越来越平静

不喜争辩 偏爱独处

摊开掌心 允许一切

来如清风 去如清风

我愿为一缕风

一片云 一抹夕阳

哪怕只拥有片刻的清澈与温柔

也不愿为谁

蹲下来 长久停留

(作者单位：宁夏煤业运销公司)

文玩那些事

◎ 刘井林

案头杯里浮着半盏绿茶，水汽漫过杯沿时，指尖习惯性地转动腕上那串橄榄核。一颗颗不过指节大小，刻刀在寸余果核上，雕出瑞兽与弥勒，经年摩挲下来，生涩的棱角早已圆润，泛着琥珀似的柔光。旁人见了随口问一句“值多少钱”，我笑而不答。文玩这东西，一旦先论起价，便失了大半滋味。

说起文玩，今人会想起各类手串、核桃的市井喧嚣，其实最早的文玩，原是书斋里的清寂事。魏晋文人枕石漱流，把一方形态奇崛的石头请进书房，便算得了卧游山水的意趣；宋人焚香点茶，碗合、镇纸、臂搁、笔山，件件都是案头知己，不张扬，不攀比，只与内心相关。那时候的“玩”，是忙碌里偷来的半刻闲，是把天地山川、风骨情愫，都收进方寸器物里，与自己对话。

北宋米芾见了灵璧奇石，当即整衣下拜，口称“石兄”，旁人笑他痴狂，他却自得其乐。他拜的哪里是一块石头？是石头身上不屈不阿的风骨，是自己藏在笔墨里的疏狂与坦荡。这便是文玩动人的底色；物从来只是载体，真正珍贵的，是投射在物件上的心思。后来苏轼说得更透彻：“君子可以寓意于物，而不可以留意于物。”喜爱物件，是借它安放情怀、消磨时光；若执念于占有、计较贵贱，反倒被物件奴役了心神。这话东坡先生便是践行者。他藏过一方仇池石，爱若珍宝，常在灯下细细把玩，视作自己的精神桃花源。可司马王说借石不还，他虽写诗相争，却也并未真的为此郁结。于他而言，奇石再好，也只是寄托山水之思的媒介，得之我幸，失之也不必挂怀。寓意于物，是借物养心；留意于物，是为物所累。一字之差，境界已是天壤之别。

到了明代，文玩渐渐往精巧里去。王叔远在一枚桃核上刻出东坡夜游赤壁，舟上五人神态各异，八扇窗开合自如，船底铭文清晰可见。魏学洢一篇《核舟记》传了数百年，让方寸核雕成了雅玩代表。

再往后到清代，文玩就彻底热闹起来了。八旗子弟掌上旋核桃，腰间挂扳指，怀里揣着蛭蛭葫芦，连乾隆帝都爱极了这些玩意。他曾为核桃、玉扳指作诗考证源流，把原本的武器、野果，都养出了富贵气。只是盛世繁华里，也渐渐生出攀比的的心思：扳指要翡翠、羊脂的，核桃要百年配对的，葫芦要御制范制的，物件越来越金贵，那份“玩”的松弛与初心，反倒 pearls 宝气里淡了。

我腕间这串橄榄核，是多年前一位友人所赠。那时他去苏州，买了核雕，回来后塞到我手里：“没事盘盘，就当修心养性。”后来他移居海外，隔着山长水远，几年也难见一面，这串核雕便成了彼此情谊的见证。起初核子生涩，纹理硌手，我闲时便在手上添过。读书累了转几圈，伏案间隙摸两下，春去秋来，指腹的温度一点点浸进果核的纹路里，原本干涩的木质光泽，慢慢变得黑红透亮。旁人盘串讲究包浆速度、品相完美，我却随性，从不刻意刷油、费心养护，只让它跟着我度过一个个寻常日夜。有时想起和友人在一起喝茶听雨的日子，手掌抚过凹凸的刻纹，仿佛还能触到当年的烟雨气。它于我而言，从来不是什么值钱的珍品，而是一段不会褪色的时光。

如今文玩圈喧闹得很，物件越玩越贵，心气却越玩越浮。常常看见有人为了一对核桃争得面红耳赤，为了一点包浆色差寝食难安，每每见了总觉得可惜。原本用来静心的玩意，反倒成了执念；原本用来寄情的器物，反倒成了撑场面的门面。这便是忘了“寓意于物”的本意，反倒陷进了“留意于物”的怪圈里。

文玩那些事，说穿了，都是人心的事。文玩文玩，重点从来不在“物”，而在“文”，在“玩”。是文人的情怀，是文人的底色，是文雅的情趣。古人盘核桃，为的是疏通气血、静气凝神；戴菩提，为的是收束心念、自省其身；赏奇石，为的是舒展胸襟、安放山水。草木果石本是寻常物件，因为人心存了诗意，存了情谊，存了思量，才变得与众不同。

(作者单位：平庄煤业)



家园

HOMELAND

人文 情怀 内涵 知书
情感 艺术 感悟 体验